

法国文学经典译丛

许钧 主编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袁筱一 译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Jean-Jacques Rousseau

南京大学出版社

法国文学经典译丛

许钧 主编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袁筱一 译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Jean-Jacques Rousseau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 (法)让-雅克·卢梭著;

袁筱一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

(法国文学经典译丛/许钧主编)

ISBN 978-7-305-17737-8

I. ①一… II. ①让… ②袁… III. ①散文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54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法国文学经典译丛

书 名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著 者 [法]让-雅克·卢梭

译 者 袁筱一

责任编辑 沈清清 编辑热线 025-83685856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03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737-8

定 价 3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Chers lecteurs, j'aurais bien  
voulu présenter les chefs d'œuvres  
traduit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une collection de traductions dirigée  
par mon ami, le professeur Xu.  
Ces grandes œuvres, dépassant le temps  
et l'espace, vous sont ouvertes et  
attendent votre lecture, par laquelle  
vous contribuerez à la renaissance et  
à la renaissance de ces œuvres dans  
votre grand pays

à  
15 septembre  
2016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致中国读者（原文）

亲爱的读者，我很乐意向你们推荐我的好友  
勒教授主编的《法国文学经典译丛》。这一部  
部伟大的作品超越时间与空间，向你们敞开，  
期盼你们的阅读，而通过阅读，你们参与了再  
创造，有助于这些经典之作在你们伟大的国家  
获得新的生命。

勒克莱齐奥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五日题

胡金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致中国读者（译文）

## 经典的阅读、理解与阐释

### ——《法国文学经典译丛》代总序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勒克莱齐奥与莫言在浙江大学谈文学，勒克莱齐奥的一句话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文学比石头筑成的长城更不朽。

当今的时代，仿佛一切都已经在以市场为导向的规则掌控之下。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的直接结果，在文学的领域，就是对经典的解构。然而，在我看来，当“广告决定了谁将决定一切”（布朗肖语）的今天，文学的生命和灵魂并没有泯灭。相反，当我们在这个焦躁、失魂的年代中感到困惑、彷徨时，读过的一些伟大之作会在不经意中涌现在我们的脑海，流淌于我们的心底，起着抚慰、启迪和激励的作用，让浮躁的心绪变得安宁，让灰暗的心境变得明亮起来。

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典”。对“经典”的定义和阐释有许许多多，我认为其中最重要，也最具

区别性特征的一点，就是经典之作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伟大的作品不求永恒，但“在它身上维持自身流动的现实，潺潺不断生存的过程”（布朗肖语），在你阅读的时刻，它能生成并内化为你的生命之流，与你的灵魂“建立起联系”（“小王子”语），成为你的“生命之书”（朗西埃语）。

经典不应该是供奉在文学殿堂里的“圣经”，而应在阅读、理解与阐释中敞开生命之源。勒克莱齐奥说“文学比石头筑成的长城更不朽”，也许他本意所强调的是，大写的书的重要生命价值在于，经由阅读，意义不断生成：“生成”或许就是大写的书的意义，意义或许又在循环地生成（布朗肖语）。乔佛瓦说，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艺术的翻译”，此说中的翻译，就是一种实质性的阅读、理解与生成过程。阅读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翻译”，就是参与伟大之书的生成，就是拓展并丰富经典的生命，一如勒克莱齐奥寄语中国读者时所说的，经由阅读，中国读者参与再创造，有助于这些作品在中国获得新的生命。

在《翻译论》中，我曾说，一部作品，其独特的价值呼唤着人们去阅读，去阐释，其生命的不朽，就在于不断的阅读与生成过程。王蒙就这样评价《红楼梦》的不朽：“《红楼梦》对于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

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红楼梦》对于王蒙而言，“是一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挖掘不尽的书”，是“唯一”，是建立在其生命意义上的一种独特关系。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也许没有《红楼梦》之于王蒙那样的“唯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读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唯一，都有永远镌刻在心底的经典。《小王子》如此，《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如此，《魔沼》亦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选编了这套开放性的《法国文学经典译丛》，借用朗西埃的观点，我们选编这套译丛，不是为了供奉经典，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译介与阐释，让伟大的作品涌动生命，汇入永恒的生成过程。这些作家，不仅创造了法国的“文学”，同时也创造了法兰西的文化，让我们像歌德所赞美的那样，去采摘这一朵朵具有独特生命的法兰西文化之鲜花，通过我们的阅读、理解与阐释，让它们的芬芳更浓郁，生命更奔放。

许钧

2016年10月27日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Jean-Jacques Rousseau

阅读参与创造 翻译成就经典

## 译 序

据说这是卢梭的最后一部作品——《漫步之十》，写于1778年4月12日，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是不愿呢，还是不能？），到7月卢梭猝然去世，一直都还是这么两张纸，戛然中断而没有余音。换了现在的流行方式，在书店门口竖一张蜡黄的纸板，写着谁谁谁的遗作，照例不太好看的黑字，也很有触目惊心的效果，惊的是好奇心。

中国古话里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大概是这个缘故，评论界一向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视为卢梭临终前的善言。“我烦躁，我愤怒，这使我沉湎于一种谵妄之中达十余年之久。”如果我们相信卢梭的话，他是在写这十篇遐想的时候才“重新找回了灵魂的安宁”。十篇漫步没有一定的顺序，也没有一定的体例，连确切的写作时间都无从考据。就在这种状况下，这十篇漫步成了卢梭“最富特色”的作品。

善言的卢梭是冷静的：“于是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我终于决定服从命运的安排，再不与这定数相抗了。”（《漫步之一》）

善言的卢梭是感人的：他对命运的服从虽脱不了无奈却很有高尚的意味。“上帝是公正的，他希望我忍受苦难，并且他知道我是无辜的。这就是我信心不灭的动力，我的心，我的理性告诉我，我没有错。”（《漫步之二》）

善言的卢梭是坚决的：“我的思想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最稳定的境况中，躲在良心的保护伞下，渐渐习惯了安居的日子。外界的任何理论，旧的也罢，新的也罢，再也无法使之发生动摇，再也无法扰乱它的片刻安宁。”（《漫步之三》）

善言的卢梭是明哲的：在对谎言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后，他说：“梭伦的那句名言的确适用于任何年纪。学会智慧、诚实、谦逊，学会不高估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嫌晚的。”（《漫步之四》）

善言的卢梭是纯稚的：他会带上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将一窝兔子送到小岛上，为它们建立一个小小的殖民地，“风光可不亚于阿尔戈号船员的领队”（《漫步之五》）。

善言的卢梭是坦然的：“无论他们再怎么做都是徒劳，我对他们的反感永远也不会发展为强烈的厌恶的。想到

他们为了拴住我，自己也不得不处处受到我的牵制，我真是很可怜他们。”（《漫步之六》）

善言的卢梭是悠闲的：他将余暇投入对植物学的爱好之中，“要将穆莱的《植物界》熟记在心，并且认遍世上所有的植物”（《漫步之七》）。

善言的卢梭是警醒的：“自尊对于骄傲的灵魂来说，是最大的动力；而自负，因为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乔装改扮一下，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认为是自尊……”（《漫步之八》）

善言的卢梭是温良的：谁都无法不为他的种种作为而感动，他出钱让寄宿学校的小女孩玩轮盘赌，会买下集市里小姑娘的苹果分给围在一旁的萨瓦小伙子，会扶残疾老军人过河……（《漫步之九》）

最后，卢梭是多情的：1778年4月12日，是他与华伦夫人相识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只是这一篇漫步，这个“最最出色的女人”似乎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了，终于成为永远的遗憾。（《漫步之十》）

不错，这里的卢梭的确是真实的，他并没有存心要辩解什么，说明什么。严格来讲，《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不能算是一部作品。在1778年5月2日，卢梭将《忏悔录》以及《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的手稿交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穆尔图，考虑作为遗著发表，并没有把他自己在《漫步

之一》里称作“《忏悔录》附章”的遐想录包括进去。答案也是在这十篇漫步里。但在上述的十点之外，很显然，对于卢梭自己而言，这十篇漫步只是卢梭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他在尝试着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生活哲学，接受自己对突如其来的做人失败的解释。很难想像一个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的人，能在某一天为大众所接受——这不可能不是卢梭的梦想，像他自己所说的“对孤寂生活抱有强烈的兴味，甚而再也不想离开这种生活”，说到底，这不过是骄傲的嗟叹而已。

只是时间的安排，往往出现人不能自主的悲哀。卢梭当时对自己都未能交代清楚的一种心情，最终还是被印成了铅字。他为了平复自己的焦灼，对自己说了又说的安宁、平静、孤寂，也把后世的读者往误会里带。殊不知在卢梭的笔下，这几个词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复述“人文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卢梭那悲伤动荡的一生，他耀眼的声名和他最后遭到放逐的结局。18世纪，到了今天再回头去看，通常是要被指责为专制的年代。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冲突，冲突的方式也必然不一样。在冲突时会有暂时的赢家和输家，可事件过去了，留下的却还是那么几个人类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要活？人应该怎样活？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等等。

而在那个人们刚刚开始思考自己的时代，卢梭是免不了要痛苦的，这种痛苦，也绝不是通过自称“重新找回了灵魂的安宁”就可以平息的。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卢梭依旧是那个矛盾重重、犹疑不决的卢梭。其实，正是这种在跟自己对话时才更一览无余的矛盾，使得这时的卢梭更为真实，更为感人，更为亲切一些。因为他是在试图“了解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根本所在。

矛盾至少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对待命运的态度，卢梭在《漫步之一》里一再说他已“甘心于我这万劫不复的命运”，说他“此后完全地听天由命了，这才得以重返安宁”。他努力说服自己，就像他自己在《漫步之五》里用的暗喻，要做一叶小舟，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随波荡漾，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依我看却比所谓人生最温馨的乐趣还要好上几百倍”。但是卢梭对命运绝对有着比今人还要透彻、精辟的理解：“当不幸的人们不知该将伤害归咎何人时，他们就把它归到命运的头上，将命运拟人化，给命运添上双眼和思想，这样就好像是命运瞄准了他们似的。”卢梭真的甘心于这看不见、摸不着的被拟人化的命运吗？不，一个有思想的人服从的只能是自己的思想，不论它是否成了什么体系，为此他仍然热

衷于指责别人的哲学：“我见过许多人，他们研究的哲理远比我的要精深，但他们的哲理可以说与他们的自身却是不相关的。为了显得比别人博识，他们研究宇宙的结构，就好像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去研究他们所撞见的某部机器一般。”——卢梭的整个哲学要旨便在这里，他要研究的是人的哲学，而非机器的哲学，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遭到摒弃的竟是前者，所以他也像他自己所分析的一般，将之归于命运。这是一种不甘的无奈。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他自己所描述的安宁状态。通常，提到《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评论界总不会忽视《漫步之五》。这篇漫步是对圣皮埃尔小岛上那段日子的回忆，是被公认的最优美的一篇漫步，很有中国古山水画或田园诗的味道，给我们的是整个归隐大自然的陶渊明的形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便是卢梭所构造的安宁。但是卢梭在这里，根本混淆了真正的安宁和他所臆想的安宁之间的界限：真正的安宁不是鸟啭莺啼、山间落泉的环境，真正的安宁在我们的心中。一个宣称“被自己感官牢牢控制的人”，一个“一旦某样东西作用于感官，情感便无法不为之触动”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拔除心中的不安宁因素的。而且我们的不安宁因素往往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怀疑与焦虑。正因为这样，在《漫步之



三》里声明“没什么好忏悔”的卢梭在《漫步之四》里就被罗西埃神父的一行题词所激发，就谎言这个问题展开了气势不凡的探讨、忏悔和辩解。也正因为如此，坚信“只身一人，没有兄弟、朋友”甚至没有“同类”的人竟会被人们喜庆的节日气氛所感染，竟会因为一个老残废军人对他的稍事亲近而“孩子气地放声大哭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暴露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对于周遭环境的一种类似于“鸡肋”的态度：深深的厌倦和骨子里的不能舍弃。正是这个缘故，人类是贪婪的，并且这种贪婪，不是贪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贪天天在见、天天拥有着却不知珍惜的东西。

卢梭的这种矛盾态度同样表现在他“余生里的爱好”上。早在1772年，卢梭因《爱弥尔》一书被迫流亡，他就认为自己要永远放弃写作的职业了，他宣称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要潜心研究自己。在《忏悔录》里，曾有这样一段：“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决，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间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身上打转。”可见，听从自己内心喜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对生命具有无比感受力的人，一个有思想、有理论的人，如果不是个作家，就是一个疯子。在《漫步之七》里，卢梭以